

东野圭吾作品之叙事研究——以其长篇推理小说为例

陈子尧, 张康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2

DOI: 10.61369/SDME.2026040033

摘 要 : 东野圭吾是日本当代“新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 其长篇推理小说广泛突破传统本格模式, 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 通过重构文本的叙述时空来制造悬疑张力, 进而推动作品的主题表达。本文以叙事学为理论基础, 分析东野圭吾代表作《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献身》《幻夜》等作品中的叙事策略, 探讨其如何通过运用信息差设置、时空重构等策略, 在叙事过程中完成对复杂人物命运与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

关 键 词 : 东野圭吾; 推理小说; 非线性叙事; 时空重构

Narrative Studies on Keigo Higashino's Works: A Case Study of His Full-Length Detective Novels

Chen Ziyao, Zhang Ka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

Abstract : Keigo Higashino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New Social School"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detective fiction. His full-length detective novels widely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honkaku model by adopting non-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generating suspense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thereby advancing the thematic expression of his works. Based on narrat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employed in Higashino's representative works, such as *Journey Under the Midnight Sun*, *The Devotion of Suspect X*, and *Phantom Night*, and explores how he uses such strategies as information gaps and spatiotemporal reconstruction to engage in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complex human destinies and issues of social ethics in the course of narration.

Keywords : Keigo Higashino; detective fiction; non-linear narrative; spatiotemporal reconstruction

当代社会派推理小说创作中, 悬疑生成机制正从“逻辑诡计中心”向“叙事结构中心”范式迁移, 新一代现实作品跳出传统本格推理“谋杀—侦破—揭秘”的线性模式, 以非线性叙事打散、重构故事时空, 其对时空的编排既是创作技术的革新, 更承载着对社会伦理与人性本质的深层审视。东野圭吾的长篇推理小说跳脱了以单一诡计为核心的定式思维, 转而从复杂多变的时间和空间安排, 将评判的主导权交付给读者, 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给予读者充分思考的余裕。

近年来, 国内学界较为关注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叙事特征与叙事策略。^[1] 日本学界则将其归为“新社会派”悬疑作家的代表, 从揭露人性、反馈现实等角度展开了较为广泛的探讨。^[2] 然而, 现有研究多侧重于从犯罪心理或社会意义角度进行解读, 往往将非线性叙事看作一种制造悬念的辅助手段, 而较少深入探讨叙事结构本身的内部运作规律。基于此, 本文旨在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 一是作品如何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作为支撑其庞大长篇架构、重塑推理逻辑的核心骨架; 二是其时空重构的布局如何服务于人物命运的塑造与社会主题的表达?

一、非线性叙事中的时空建构概述

非线性叙事通常指叙述在时空组织上不再遵循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 而是在叙述时空与故事时空之间形成的系统性错位。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内特在《叙述话语》中指出, 叙事时间包含顺序 (Order)、时距 (Duration) 和频率 (Frequency) 三要素。^[3] 在此基础上, 这些要素的变化必然伴随着空间场景的转换与

重组。“顺序”的偏离不仅是时间线上的倒叙或插叙, 更意味着叙事视点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环境等物理空间之间的剧烈跳跃; “时距”的伸缩控制时间流速来操纵空间的张力, 造成了时空感知的失衡; “频率”的交织则允许作者依托不同人物所处的特定空间位置, 对同一关键场景或案发时刻展开多维度的刻画。在此基础上, 非线性叙事作为一种实践形态, 正是通过综合操控这三大要素, 刻意打乱原本统一的时空秩序来改变信息披露路径, 从而

产生“倒错”的结构效果。

在推理文学的语境下，这种时空重构带来的信息差被转化为一种强烈的心理诱导。通常来说，在推理小说中，故事的悬疑效果与真相的延迟暴露紧密联系，对于任何风格派别的推理小说而言，“悬念”都是最核心的存在。对悬念的设置是构建推理小说结构框架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传统的本格推理，亦或内涵深刻的写实本格推理，始终是未待解决的悬念促使读者继续阅读下去。^[4]在这种前提下，非线性叙事成为了当代推理文本不可或缺的结构利器。它赋予了创作者一种构建局部盲区的手段，通过在不同时空的切换，作者可以合情合理地切断逻辑连贯性，将真相肢解并散落在不同的时空坐标之中。正是这种对叙事时空结构的重构机制，为推理小说提供了悬疑生成的新路径，也为下文对东野圭吾长篇作品时空结构的深度剖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时序错位与叙事时间的缺失与回补

（一）时序错位与信息差的悬疑生成

传统本格推理小说通常遵循“发生案件—侦探介入—搜集线索—揭开真相”的顺时序线性逻辑，其悬疑感主要依赖于严密的逻辑推演来引导读者思考。然而，东野圭吾在其长篇小说中，大量运用倒叙与插叙等非线性手法，刻意打破这一自然的时间流向，造成了显著的“时序错位”。这种叙事策略的核心目的在于割裂事件本来的因果关系，从而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制造出巨大的信息差。

以《嫌疑人X的献身》为例，作品在开篇便以近乎全知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花冈母女犯罪的“果”，直接抛弃了传统推理中对“凶手是谁”的悬念设置。然而，其却巧妙利用叙事时序的错位，将掩盖罪行的真实诡计隐藏在时间的褶皱中。读者自以为开始已经掌握了整个故事的情节，实则只看到了被作者时间剪辑后的碎片，陷入了作者利用时间断层精心构建的认知盲区。这种基于时序错位的信息隐瞒，比单纯的逻辑推演更具迷惑性与张力。

在《幻夜》中，这种时序的断裂始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这一极具冲击力的时间节点。作者首先展示了主角水原雅也在大地震废墟中杀害亲属的犯罪结果，随后迅速将叙事推进至数年之后的繁华都市，将雅也如何受新海美冬操控、步步堕落的过程作为主要情节呈现。在这种宏大的非线性叙事中，读者目睹了雅也一次次为美冬清除障碍的犯罪行为，却因为美冬真实身份信息的似有似无，而始终无法了解故事的全貌。正如学者所说，美冬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变成现在的样子，东野圭吾丝毫没有提及。她突如其来的出场，做事情没有透露出任何的感情，情感的表现似乎与她无关，她只是不断向着目的地靠近。^[5]随着情节在不同年份间的频繁跳跃，美冬如何通过整容抹去过去、如何利用混乱窃取他人人生等真相才随着逐步调查被缓慢释放。这种真相的滞后展现，促使叙述中心从单纯解答逻辑轨迹，转向了对美冬近乎病态的生存意志以及雅也悲剧命运的深度审视。

（二）跨时段叙述中的“缺失——回补”机制

在非线性叙事中，作者通过对物理时间的大跨度剪辑，人为

制造出巨大的叙事空白，再利用碎片化的信息在后续叙述中进行补偿性填充。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故事情节的诡谲离奇，这个艺术效果就得益于多线结构的交叉。^[6]这种先进行叙事留白，再递归式地揭露真相的结构，在长篇作品《白夜行》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

《白夜行》的叙事时空跨度长达十九年（1973—1992），这一跨度不仅在物理时间上超越了当时日本十五年的刑事追诉期，更在叙事伦理上赋予了故事一种法网难及的宿命感。作者在整个作品之中，彻底放弃了直接对主角桐原亮司与西本雪穗的心理描写，在缺乏主观心理表现和时间跳转感知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叙事特征。二人在案发后看似渐行渐远、毫无交集的平行轨迹，实则则以隐秘方式彼此牵引，随着时间线的推进，作者选取不同年份的“时间快照”，逐步拼图式地填补真相，通过其他人物的旁观视角，将亮司与雪穗两位主角横跨十九年的人生轨迹碎片化地展现读者面前，使得读者长期处于对故事的好奇之中，直至最后拼齐所有碎片。^[7]这种漫长而精心设计的缺失与回补，更加加剧了真相浮出面瞬间带来的极为强烈的悲剧冲击。

三、叙事空间的跨越与隐匿

（一）广阔社会场域的空间跨越

东野圭吾在长篇推理小说创作中，将非线性叙事的时空重塑从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进行了深度拓展。他打破了传统本格推理小说专注于案发现场或侦查室等封闭物理空间的局限，凭借广阔社会场域的空间跨越，使叙事空间跃升为承载社会现实和人物命运的核心载体。其作品中的空间流转并非单纯的场景更替，而是与时间的跨度相互交融，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空间移动中，勾勒出日本社会宏大的历史演进轨迹，也使得推理故事的内核突破了单一案件的边界，与社会结构深度符合。

在《白夜行》中，叙事空间伴随十九年的时间跨度实现了全方位的跨越。从大阪阴暗的废弃大楼、平民区逼仄的小当铺，一路向东京的高级商场、私立院校与上市企业蔓延。这种空间的急剧转换，不仅映射了桐原亮司与西本雪穗从底层少年到成年社会的身份蜕变，更折射出日本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社会演变。刘诗语指出，在《白夜行》中，物理空间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域，更具备象征性，映射了人物内心的嬗变，体现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8]亮司被迫在底层社会的晦暗角落艰难求生，而雪穗则在光彩照人的上层空间不断攀升，两人所处的物理空间看似南辕北辙、毫无关联，实则构成了一种互为表里、隐秘互补的叙事空间场域。这种空间的绝对分割与暗中联结，恰恰是两人“枪虾和虾虎鱼”共生关系最为具象化的空间隐喻。

与《白夜行》相呼应，其姊妹篇《幻夜》将这种跨区域、跨阶层的空间叙事更推向了一个高度。小说的空间起点被设置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的神户废墟，一个法律失效、道德坍塌的极端无序空间。随着新海美冬对水原雅也的绝对操控，两人的活动轨迹迅速向日本的中心东京转移，在东京，叙事空间从偏僻的工厂、普通的美发店，一路向上拓展至顶级的美容医院、光鲜亮丽

的时尚圈乃至极具权势的珠宝产业。黄佩在评论主人公新海美冬时说：正是这样一位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性游走在东京这座城市罪恶的边缘，一步步堕入深渊。^[9] 底层暗部的血腥罪恶与上流社会的浮华幻影在此交织，这种极端的空间对比不仅凸显了阶层间严酷的物理区隔，更揭示了主角为跨越这种鸿沟所付出的毁灭性道德代价，从而深化了作品对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社会那种华丽却虚幻的生存状态的批判。

东野圭吾基于这种跨区域、跨阶层的空间跨越方式，将推理故事置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坐标系中。不同空间所承载的社会阶层讯息与人物生存境遇，共同构成了作品庞大的叙事情境。这使得非线性叙事的框架不仅服务于悬疑的生成，更成为了剖析人性困境、展演社会现实的核心机制，真正实现了推理叙事与社会叙事在空间维度上的高度整合。

（二）“外聚焦”视角下的心理空间遮蔽

如果说物理空间的跨越是东野圭吾对叙事广度的延展，那么对“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10] 视角的极致运用，则是他在叙事深度上对人物心理空间的刻意遮蔽。该视角要求叙述者仅展示人物的外在举动、言语及所处环境，而拒绝深入其内心领域或直接揭示行为动机。东野圭吾将这一视点技巧贯穿于长篇推理作品叙事，使其与非线性的时空建构深度呼应，造成读者对人物的认知始终处于一种接近真相却难以触及核心的悬浮状态，在有效强化悬疑氛围的同时，也极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在《白夜行》中，这一视角的特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作者在长达十九年的叙事跨度中，全程借助周围边缘人物构筑的旁观者空间来刻画桐原亮司与西本雪穗，彻底剥夺了读者可能尝试进行的心理透视。读者无法直接聆听二人的内心自白。覃懿樾指出，雪穗与桐原没说一句话，作者采用隐藏的方式和冷峻的笔触将二人的关系在暗处勾连起来，增加留白，让二人的共生关系显现出更加诡异的色彩。^[11] 通过这种心理空间的遮蔽，《白夜行》

成功营造出难以言喻的宿命悲剧色彩，借由主角间沉默协作的共生契约，映射出日本泡沫经济时代人性的异化与社会道德的裂解，获誉为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无冕之王。

而在《嫌疑人 X 的献身》中，心理空间的遮蔽则演变成为一种更具迷惑性的“选择性过滤”。作者在叙事中构建了极具张力的对比：一方面，他大方地向读者敞开石神那些平庸且无害的心理空间，如对数学题的痴迷、对生活秩序的固守以及对邻居靖子那份卑微的情愫；另一方面，却在石神实施惨绝人寰的替身计划时，将其真实的动机与心境完全拦截在叙事视点之外。^[12] 正如张洁所说，带着理性的刀锋，沉默含蓄的石神从始至终不改本色，一直深沉如水，与命案发生后当事人的慌张构成对比。^[13] 这种选择性遮蔽不仅拉大了读者的认知反差，更使叙事的信息差逐步累积，既推动推理情节的推进，也让作品对人性、道德的研究在读者的自主思索中得以深入，实现叙事形式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符合。

这种基于“外聚焦”视角的心理空间隐匿，绝非仅仅是为了维系悬念的工具性设定。它通过大量的心理留白，在文本内部创造出巨大的阐释空间，迫使读者在自行解读人物心理的过程中，从单纯的逻辑推理者转变为人性的审视者。与此同时，心理空间的遮蔽与物理时空的重构形成共振，使叙事信息差层层累积，最终实现了推理形式与思想内涵的高度契合。

四、结语

随着推理小说从“逻辑诡计中心”向“叙事结构中心”转型，时空的重构已不仅仅是制造悬疑的通用手段，更是深化主题表达与重塑读者认知的关键环节。以《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献身》及《幻夜》为代表的长篇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东野圭吾成功地将叙事结构转化为承载现实关怀与人文思考的艺术骨架。

参考文献

- [1] 黄倩. 论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叙事策略——以《白夜行》和《恶意》为例. 今古文创 [J]. 2026(1).
- [2] 松本舞. 失われた自己を求めて：東野圭吾の推理小説と禁断の科学. 表現技術研究（19）[J]. 2024-03.
- [3]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 [M]. 王文融,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12.
- [4] 董萌, 周阿根. 东野圭吾推理艺术创作研究 [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04）.
- [5] 姜宗辰. 犯罪心理学视域下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研究 [D]. 陕西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27.
- [6] 郑文超. 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叙事特征 [J]. 名作欣赏, 2024,（08）：152-154.
- [7] 张雨歆. 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非传统叙事研究 [D]. 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26.
- [8] 刘诗语. 论东野圭吾小说的空间结构与叙事逻辑——以《白夜行》为例 [J]. 长江小说鉴赏, 2025(32).
- [9] 黄佩. 东野圭吾小说的伦理研究 [D]. 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44.
- [10]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 [M]. 王文融,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129-134.
- [11] 覃懿樾. 东野圭吾对紫金陈推理小说创作的影响——以《白夜行》与《坏小孩》中犯罪孩子的形象建构为例 [J]. 长江小说鉴赏, 2023(08).
- [12] 梁朕铭. 基于英雄之旅理论解读《嫌疑人 X 的献身》的人物形象塑造 [D]. 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4：13-14.
- [13] 张洁. 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文化叙事研究 [D]. 江苏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31.